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四回 第十節

二蠻子說道：「俱在禪堂裡邊呢。」勝爺高聲叫道：「你們大家還不出來，各回家鄉？我既釋放汝師，還能留下汝等嗎？」

四個人俱都由桌子底下縱出來，花面鬼吳升帶著三個師弟謝過了勝三爺，俱都抱頭鼠竄。勝三爺又叫道：「當家的，你還不出來嗎？」此時和尚嚇得驚魂失色，由禪堂中出來。勝爺說道：「當家的，我勝某回家三年之久，常有親朋說你是綠林道出身，我曾夜間到你廟中來過五六次，我一偵察你，果然誦經參禪，改邪歸正，要不然我早就將你趕走啦。大丈夫棍前豈容宵小之人酣睡？到如今你為何又招江洋大盜？賊人到我家中行刺，還有何說？倘若到鄉莊大戶財主家行刺竊取，豈不是甘受其害嗎？你身為佛門弟子，招引江洋大盜，你是認打認罰吧？」說著話忽聞臭味，勝爺說：「哪裡的氣味？怎麼這麼臭呢？」和尚說道：「三爺，我跑肚啦。屋中還有一個大卸八塊的死屍呢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你要認打，咱倆打一場官司。」和尚說道：「那還有出家人的命在嗎？」勝爺說道：「你要認罰。你將屋中八仙桌上的死屍，刨一深坑，將他掩埋，以後你廟中永遠不許收留閒人，也不許你招租住客。你要勤於打掃禪堂，我還有點心意，我每年舍廟中一百兩銀子香資，可有我活一天給一天，我死之後，此款取消。」和尚聞聽，心中喜悅，千思萬謝：「廟中永遠不留閒雜之人！我將死屍掩埋。」勝爺與和尚說完了話，和尚將山門開放，勝爺叫道：「二位賢弟，金龍賢姪，到古城村愚兄家中去吧。」爺兒四位這才出離三關廟，狗奔古城村。

來到古城村已經日上三竿了，奎、福在家中放心不下，皆同老僕由家中出來，正要狗奔三關廟尋找勝爺，就見勝爺在先，後邊跟定一位大漢，兩個漢奸，勝爺叫道：「奎兒，福兒！這是你歐陽二叔父，與老父有過命的交情，前三年你歐陽大叔盜燈，二叔請人，蕭金台費盡九牛二虎之力。」二位少爺趕緊過來，擦衣跪倒塵埃：「二位叔父，我弟兄二人給二位叔父磕頭。」歐陽大爺，說道：「哎呀，兩個小王八……」說到「八」字，「羔子」兩字還未出口，回頭一看勝爺，自己也樂啦，忙改口說道：「二位賢姪請起免禮。」奎、福二人給歐陽昆仲磕完了頭，勝爺又對奎、福指著金龍，說道：「這是你孟金龍大哥。」奎、福二人道：「金龍大哥，兄弟給您行禮。」語畢，控背躬身，各施一禮。金龍說道：「得啦，小子。」自己說完了，自己也樂啦，又對奎、福二人說道：「二位兄弟，別拿我當人，我是一個大渾小子。」奎、福二人一笑，爺兒六位狗奔莊院走來。蠻子叫道：「勝三哥！這位小孩是誰跟前的？我怎麼不認識呀？」勝爺說道：「愚兄倒疏忽了，還沒對二位賢弟道及，這是前三年愚兄回家，收留的螟蛉義子。」二位蠻子說道：「我們給您道喜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同喜同喜。」老哥兒三位說著話，來到宅中，進了大門，直接走到大客廳，家人打了淨面水，沏上茶來，喝著茶說著話。蠻子說道：「吾這三年到鏢局子去了好幾趟，看望老哥去，俱都是乘興而去，敗興而回。我在信格子裡面看見老哥哥不少的信件，內中完全是一個信詞，不是老病未愈，就是新病頻來，老哥哥莫非說是不出世了嗎？」勝爺叫道：「二位賢弟，愚兄今年七十有奇了，還出的什麼世呀？回憶當年，只增愁苦。」蠻子說道：「老哥哥您收下螟蛉義子，莫非是勝家門人稀罕嗎？」勝爺說道：「誠然。」蠻子又說道：「老哥哥晚景之歡，誰能比得了？二位少爺承歡膝下，樂何如之？」勝三爺說道：「二位賢弟抬愛愚兄了。」蠻子又問道：「勝三哥，但不知奎兒可曾定下婚姻？」勝爺道：「賢弟貴人多忘事。在十數年前，明清八義大爺得了一位老姑娘，愚兄與大爺在酒席筵前換杯，定下大爺的令愛。」蠻子說道：「吾倒忘記了。那麼您杜門謝客，難道您就不戀想這些老朋友了？」

勝三爺說道：「賢弟，愚兄是好交友之人，焉有不想念之理呢？每日想起來，真是五內如焚。風燭殘年，但不知與這些老少賓朋還能相聚否？」蠻子說道：「您要想望眾老少賓朋，吾兄弟倒有一策，可使老少親朋齊聚古城村，大家盤桓些日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但不知有何良策，可使這一班老朋友齊聚一堂，以敘離懷？」蠻子叫道：「勝三哥！勝奎今年多大歲數啦？」勝爺說道：「今年十八歲了。」歐陽爺說道：「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，你七十多歲的人啦，難道你不惜子女嗎？也該給勝奎完婚啦。乘著給勝奎完婚，咱們熱鬧熱鬧。你用一百份請帖，定期給勝奎完婚，所有這一些老少的賓朋，道路遠的，我都給你下帖請到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賢弟有所不知，愚兄向來對於人情往來，不敢疏忽，就以古城村說，愚兄每逢隨禮，總是三吊五吊的份禮。我若是給奎兒娶媳婦，撒下請帖去，富裕的家固不足論，若貧困之家，接到了我的帖，來隨禮吧，沒有錢；不來隨禮吧，又對不過我，這豈不是教人家為難嗎？」蠻子說道：「窮親戚朋友，你別受他們的禮。」勝爺說道：「窮富我都不受禮，難道隨人情的就空手來嗎？」歐陽爺說道：「你是仁德待人，沒有不給貧窮的朋友打算之時。但是勝奎早晚不是都得娶媳婦嗎？」

勝爺因為秦義龍之事，心中不高興，打算過個一年二年的，再給勝奎完婚，故意以此言推辭。歐陽弟兄是非此不可，勝爺不好違背朋友之意，遂說道：「賢弟既不嫌受累，所有一切，全仗二位賢弟了。」歐陽大爺說道：「理所當然，咱們哥兒們，還過得著客氣嗎？你就擇吉日定請帖吧，凡鏢行有交情的給請帖；沒有真交情的一概不請；黑道上朋友，咱們不但不請，他就來了，恕不招待。」二蠻子說道：「擇日子還用三哥嗎？吾會合婚嫁娶。」說著話，取過了曆書，擇定六月二十八日，打發人莫州印了二百份請帖，大爺帶五十份請帖奔南七省，二爺帶五十份奔北六省。蠻子對金龍道：「你在三大爺家住著吧，你如有無禮取鬧及不規矩行為，回來我用點穴法點你這王八羔子。」

孟金龍說道：「不開不鬧，你放心吧。」

歐陽氏弟兄在勝宅住了兩三天，各帶了請帖分頭去了。至五月下旬，黃三太等便來到古城村了，勝爺一見非常歡悅，叫道：「三太，你們何必來這麼急速呢？」三太說道：「我們接著歐陽大爺的帖，便連夜起程，恐怕事情多，師傅忙不過來。」勝三爺親自安置了黃三太等住所。第二撥邱成與人人地崑崙邱三爺趕到；第三拔高恒高俊龍與侯華璧趕到；第四撥九頭獅子孟二俠、蕭三俠、於豐恒、蕭銀龍、於化龍，後面兩乘馱轎裡面坐定金鳳、銀鳳二位姑娘，其餘丫環婆子坐著車；第五撥丁紳董丁桂芳；第六撥劍客鎮三山與海底撈月葉伯雲哥倆同到。鎮九江屠大爺帶著姑娘前來就親，跟著同來的有屠大爺的大兒談笑書生屠士遠，並丫環婆子等。至六月上旬，男女親朋來到勝宅的，已有六十多位。賈七爺與金頭虎賈明爺兒倆一同來的，二少爺賈亮留在家中看家。不表親友陸續趕到，再表勝爺忙碌，請了廚房茶房，伺候賓朋，將天棚下養魚缸花盆挪開，調擺桌案，每日招待賓朋。列位，方到六月初間，就來了六十多位男女賓朋，要是沒有錢的，連吃都管不起。神刀將李剛與姪子李永泰也俱都來到啦，大眾終日談古論今。忽然有老家人鏢報：「太倉州的飛鏢秦義龍來到，有名帖一紙，喜單一封。」勝爺接過名帖一看，上寫「秦義龍」三字，喜單上書「喜敬銀二百兩，乞納。」鑽雲太保賈七爺、神刀將李四爺、三太、香五等，眾位俱都過來觀看，賈七爺先發言說道：「勝三哥，這份禮不能收，給他原帖退回，就說莊農人娶媳婦、聘姑娘本是小事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眾位，秦氏門中與勝家仇深似海。常言說得好，人要有什麼過節，誰要有紅白喜事，一行人情，就算解開啦。今天六月初旬，離喜期還有半個多月呢，我將他迎接進來，敬奉伺候，收下他的這份禮，等完了事，別位親朋我不送盤費，惟獨他，我送給三百銀子盤費。眾賢弟有什麼委屈，都看勝英的情面。」勝三爺遂叫道：「三太、香五，你們見面俱以秦二叔呼之，千萬不許慢怠。」三太、香五等敢怒而不敢言。勝三爺親自出來迎接，一見面，秦義龍對勝爺控背施禮，說道：「小弟慚愧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秦二弟，先前的事情，一概別提。愚兄有何德能？敢勞賢弟千山萬水前來。」說著話，二人遂攜手而行。黃三太過去叫道：「秦二叔，你將小包裏交給我吧，我給你存在帳房，你何時要什麼物件，臨時我給你取去。」秦義龍聞聽得存小包裏，面有難色。原來，辦喜事的事情，蕭銀龍與黃三太等早都安插好了，蕭銀龍總理，丁爺的先生，黃三太、楊香五、張茂龍、李煜接送親友，大腦袋的知客，歐陽爺尚未回歸，待回來的時候，二位監廚。蕭銀龍今年已經十七歲了，真是福隨貌像，出挑的猶如潘安宋玉一般，粉蓮色壯帽，粉蓮色大衣，銀灰短靠，足下燕雲快靴。飛鏢秦義龍方一遞進名帖之時，蕭銀龍告訴三太，他無論帶著何物，都叫他交賬房，故此黃三太方一見秦義龍的面兒，就注意他手中的那個包裹了。黃三太這一要包裹，登時秦義龍面有難色之意。黃三太一看，可就更多了心啦，向前不容秦義龍允許，由手中取過來

了。黃三太一拈，包裹不大，分量很重，黃三太交到帳房，記上號數，暫且不提。勝爺與秦義龍攜手而入，進了大客廳。

勝爺說道：「秦二弟，我給你介紹幾位朋友。」又叫道：「大師兄，你請過來。」劍客鎮三山心中不悅，無奈勝爺的面子重，不好意思駁，走上前來。勝三爺用手一指老劍客，笑著叫道：「秦二弟，這是我大師兄，鎮三山夏侯商元。」又指秦義龍對劍客說道：「大師兄，這位是太倉州飛鏢秦義龍秦二爺。」

二人各施一禮，夏侯老劍客問道：「秦二爺今年多大歲數啦？」

秦義龍說道：「還小哪，五十三歲啦。」劍客說道：「我比你大三十四歲，我八十七歲。」語畢，雙方一樂。勝爺又將屠大爺請過來，用手點指，給雙方先道了姓名，勝爺說道：「二位以後要多親多近。」屠大爺與秦義龍各施一禮。勝爺又問道：「孟二爺、蕭三爺請過來，這位是太倉州的秦二爺秦義龍，弟兄們以後要多親近。」彼此各一禮。勝三爺又與李四爺、賈七爺大眾等介紹完畢，又將眾年輕的四十餘位全都叫到面前來，說道：「這是你們的秦二叔，你們都過來磕頭。」黃三太等不敢違背師命，俱都趴下磕頭，惟有金頭虎賈明與金龍二人，蹲在後面，用手砸地，假裝磕頭。孟金龍蹲在地下，還是金頭虎賈明勸的，要不然孟金龍連蹲下都不乾。勝爺與秦義龍將老少英雄都給秦義龍介紹完畢，這才端下茶來吃茶。吃茶已畢，擺上酒席，將秦義龍讓之首座，大家用飯。勝爺善觀氣色，一見秦義龍面帶煞氣，勝爺看眾人雖對秦義龍不大反對，然而俱都面帶難色，勝爺心中為難。吃完了飯，叫老家人將西跨院的北上房收拾乾淨了，請秦二爺那邊下榻。老家人即將西跨院北上房安置好了，報告勝爺，勝爺陪著秦義龍到西跨院北上房中，又喝了一回茶，講了些閒話，勝爺這才回轉大廳。勝爺回到大廳，對大眾躬身施禮說道：「眾位老少弟兄們，吃萬分的委屈，都看在勝英面上，人家是給咱行人情來啦，大家是為給我幫忙來啦，千萬別說閒話。將我的喜事，大家捧著辦完了，平安無事，那才是大家疼愛我勝英呢。」勝爺好話說了多少，大伙倒替勝爺心中難過，誰也不肯說什麼別的啦，反倒安慰勝爺一番。

勝三爺自今日起，每日與秦義龍同桌而食，慇懃招待，毫無倦容。到了六月初旬，勝爺這日吃完了早飯，就覺腹中一陣疼痛，躺在牀上休息一會，直至夜裡二更來天，仍是疼痛不已，勝爺遂叫道：「李四爺、蕭三爺，我怎麼肚腹疼痛，由早晨至此時，疼痛不已。」蕭三俠說道：「三哥你年紀大啦，這幾日忙碌太甚所至。離喜期還有數日呢，你可以隨便休息休息，不要終日親自招待，都是老弟兄們，沒有挑眼的。」說著話，勝爺就覺疼痛益甚，由牀上起來，說道：「我要大便，瀉一回就許好啦。」語畢，站起身來奔後花園廁所而去。來到廁所蹲的工夫很大，就覺大腸發燥，正在扎掙之際，就聽牆上嗖的一聲，勝爺聽著是金刀的聲音，急忙站起，方站到平身，就聽嘩啦啦一響，肩頭上中了一物，自覺火熱，右胳膊發麻，當時就抬不起來啦。勝爺轉身向牆上觀看，並無人跡，方下了廁所台階，就覺著兩腿發軟，走不動了。勝爺遂大聲叫道：「三太何在？我受了暗算了。」黃三太等聞勝爺喊叫，遂叫道：「香五、茂龍、李煜、銀龍，不好啦，我之恩師受了暗算了！」一旁喊著，直向後花園跑去，眾人隨後，也跑到了，來到勝爺切近，就見勝爺身體亂晃，向塵埃臥伏，勝爺的手方要按地，三太過去一把攙住，問道：「恩師，你在哪兒受的傷？」勝爺說道：「花園東北角。」眾人有上牆的，有上房的，向四外觀看，連一個人影都沒有。勝奎一見父親受傷，過去就要拔袖箭，勝爺攔阻說道：「奎兒拔不得，袖箭乃是毒藥喂的。」黃三太、香五、銀龍、勝奎等，攙扶著勝爺奔內宅，張茂龍、李煜、賈明、邱成等，往各處遍找放箭之人，圍繞勝宅尋找一遍，放箭之人蹤影皆無。三太、香五將勝爺攙扶著躺在牀上，拉過一條棉被給勝爺蓋在身上，把勝三爺臉朝裡，背朝外躺著。此時一伙老英雄也都跑到內宅觀看，楊香五用匕首先將勝爺的大衣服挑下來。毒藥箭不能起下來，若起下來傷口再被風一吹，立刻殞命，所以用匕首挑衣服。將衣服挑下來，解開英雄帶，又挑靠身的小衣服，將小衣服一條一條的挑下來，一看受傷之處，現出紫色，如蠶豆瓣大小。蕭銀龍由腰間取出止毒散，用冷水化開，此時勝爺尚能服藥，給勝爺將止毒散服下去，工夫不大，原藥吐出。勝奎說道：「我們勝家門上有五福化毒丹，自施捨以來，凡是毒氣皮膚病，服下去立刻能愈。可以服嗎？」賈七爺說道：「趕緊化開吃下去看看。」又將五福化毒丹服下去，工夫不大，仍然吐出，不見效驗。鎮三山夏侯商元對大眾說道：「究竟此傷是什麼毒物？是那一門的毒藥暗器，大眾可知曉嗎？」賈七爺說道：「我倒知道此箭是哪一門的，此箭乃是下五門所傳，用五毒喂成，名為子午絕命毒藥箭。可惜有兩位沒在場，道兄與和尚俱都沒來，他二人曾跟我提過此箭之惡，他們倆人，每到五月初五，採取百草，製造解此五毒之藥，一人採藥，一人煉藥，名為百草轉陽丹，專解此毒。但是聽說煉此藥，最為費事，往往有煉壞了的時候，在七七四十九個時候之內煉成，火候稍差一點，就不能收鍋。二位每年製成此藥，募化十方時，見有瘡瘍久而不癒者，施捨濟人，無論如何毒物，用此藥一粒，立刻還陽。這還不算，治吐血虛勞，尤能立竿見影，真稀世之珍，三哥此傷非此藥莫救。子午絕命，二位現在不在場，為之奈何？」賈七爺說完了此話，再看傷痕，紫色比方才展出來好幾分。這位叫道：「勝三哥傷怎樣？」那位叫道：「勝三弟傷痕如何？」年輕的，這個呼三大爺，那個呼恩師，三太與勝奎兩眼流淚。勝爺道：「只覺心中火熱，渾身發麻。你們大家都別呼喚我啦，我的精神有些不支。」語畢，合目不語，再有問的，勝爺不答了。老家人此時由外面進來，向眾人道：「現在二太太同眾位姑娘都來啦，要看看老爺子。」此時，凡親近的朋友俱都未動，也顧不得的嫌疑了，銀龍與於家姑娘，張茂龍與袁家姑娘，也俱都見了面啦。二奶奶進到屋中，叫道：「老哥哥怎樣了？」勝爺不應，二奶奶此時淚如珍珠斷線一般，用手一拍勝爺的肩頭叫道：「老哥哥怎麼不語？莫非說您從此走了嗎？你有什麼家務事，也可對小妹談談啊。你再回頭看看我們這一群老少苦命的冤家。」勝爺微微轉過來一點頭，睜開二目叫道：「賢德的弟婦，你苦守冰霜三十餘年，你給勝家門上增光露臉啦。賢妹，我也沒有什麼話，孟福是我前三年收的螟蛉義子，應繼不如愛繼，這兩個孩子，你願意過繼哪個就過繼哪個。這不是屠大爺也在場嗎？我們有話，娶過姑娘之後，猶如親生姑娘看待。我死之後，你就替我教育二子與小姐罷了。弟妹呀，我也不是詩書門第，我也不是禮樂之家，可稱清白門戶，賢妹可稱節烈之人。我死之後，對於窮親戚朋友，如有借借等事，窮而不能葬、貧而不能娶者，賢妹要量力資助，以繼愚兄之志。勝家門上的八寶解毒散，五福化毒丹，要永久施捨，勿斷了我勝英武學的家風。冬天舍棉衣，夏天舍暑湯，所有一切，都仍其舊，千萬莫因我死得結果不善，便中途終止。若有窮親戚朋友，雖然屢次求借，寧可少與，千萬別駁了，上山擒虎易，開口告人難。賢妹，愚兄死在旦夕，你是賢德之人，對於愚兄所囑，量必能辦。」復又叫道：「勝奎兒，這就是為父的遺言，必須要你謹記。」語畢，勝爺仍然閉目合睛，一語全無，再有人問話，俱都不答。二太太聞聽勝爺之言，哭的更激了，丫環婆子無不下淚。鎮三山又叫道：「勝三弟！你從此便住口不語了？」黃三太叫道：「師傅！」勝爺俱都不答。直至天光大亮，賈七爺診了勝爺的脈，微而且細，似有如無，惟胸前顫動，傷痕向四外展，盤如鴨卵大小，紫中透黑。夏侯商元說道：「勝三弟，你若從此故去，哥哥誓不欲生。」蕭孟二俠、屠大爺等淚濕衣襟。孟金龍張開大嗓子，高聲號啕，辦喜事成了喪事啦，到日出東升之際，勝爺只有吸呼之氣。勝奎叫道：「眾位叔父，大爺！我天倫現在只有吸呼之氣，還不將箭起下？別教我天倫帶著箭走呀。」眾位俠劍客聞聽，大家歎氣道：「孩子，你看天氣炎熱，倘若拔下箭來，立刻就咽氣。這樣還可多耗點時候，大家好多看一會是一會兒。」此時下請帖的蠻子哥倆也趕到啦，一看勝爺的光景，歐陽大爺說道：「勝三哥倘若一口氣不來，我從此殺人放火，搶男霸女！我要辦一點好事，就對不起老天爺啦。」

老少英雄正在叫天天不應，呼地地不靈，正在痛哭流淚之際，老義僕擦著眼淚由外面進來，說道：「二位少爺，眾位爺們，外面來了一僧一道，僧人是紅蓮羅漢鄂昆長老，道爺是鐵牌道人諸葛山真。」大眾聞聽，轉憂為喜，擦淚出來迎接，來到大門外，歐陽爺喊道：「雜毛會算，可稱未到先知，勝三爺受了毒藥箭啦。」老道說道：「非是貧道會算，眾位眼泡腫著，淚尚未乾。」歐陽爺說道：「快走快走。」眾人將老道陪到裡院。老道一見勝三爺右肩頭下插著一根袖箭，釘下有三四寸深，老道念了一聲無量佛，用手一晃搖袖箭，說道：「何時中的袖箭？」三太說道：「昨天二更半天。」老道一看時辰，說道：「尚能治，不要緊，眾位施主莫要驚慌。」老道取出藥來，打開包兒，用手指捏了兩粒藥，說道：「這是七粒，一包十粒，用過三粒了。這兩粒藥，給勝爺服下去，力能奪命。」老道將藥包好，放在榻上，歐陽大爺原包拿在手中，用鼻子一聞道：「哎呀，好香！」列位，蠻子今天這一聞，藥偷出了兩粒，後文書救了兩個人，這且不提。老道將藥研細，命取過無根水，老道說道：「你們將藥箭拔下來吧。」李剛說道：「我起箭。」

伸手一拔，拔之不動，箭入骨甚深。老道說道：「你用手按住傷口，以牙咬住箭杆，方能拔下來。」黃三太過去，張開口咬住了箭桿，雙手按住傷口，用力拔箭，才將箭拔出來，傷口並不流血。諸葛道爺由腰間取出尖刀，照定傷口四週，用刀將腐肉割下，這骨色青如漆，有鴨卵大一塊。道爺以刀刮之，振振有聲：「俺有關公刮骨療毒。」將骨頭刮的見了白骨，然後將藥面撒傷口上一半，用被將勝三爺蓋上，以手捂住傷口，無根水調好了藥，用食匙灌了幾下，然後勝爺便徐徐能喝了，灌完了藥，用白布纏好。三太問：「道爺，怎麼樣啦？」老道說道：「沉沉一會兒。」歐陽爺問道：「老道，怎樣了？」道爺說道：「稍微沉一會再看。」眾人不論誰問，道爺俱以「沉會兒看」答之。服下藥約有一個時辰，聞聽勝爺腹中有下行之聲，鼻窪鬢角見汗。腹中響動，乃是藥力借氣行走，血行動開啦；鬢角等處見汗，乃是營衛合啦。道爺說道：「過來二位有力氣的，將棉被向下按著點。」上身孟金龍，下身李永泰，按著被角兒。

又一會兒，腹中響聲漸大，道爺叫道：「三太，你將勝施主頭扶著，口朝下，他要吐啦。」三太急將勝爺的頭扶住，口朝下，方將頭扶好，就聽哇的一聲，吐出一大口綠水來，愈吐愈急，真是翻腸倒肚，吐出足有一盆子。先是綠水，後是紅水，最後吐黃水，吐完了之後，渾身上下的汗就出透啦。勝爺驟然翻身欲起，上面大漢孟金龍，下邊大漢李永泰，二人都按著棉被呢，金龍見勝爺欲起，伸虎掌向勝爺肩頭上一按，說道：「三大爺，你老人家先別起。」下邊李永泰也用手按住大腿叫道：「三大爺，你老人家別起呀，一起來就壞啦。」道爺說道：「勝施主千萬別躁，倘若驟然起來，被風將汗吹回去，毒氣歸心，就不能治了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我只覺著心中焦躁。」道爺說道：「沉住了心氣，一會兒還得疼痛呢。」勝爺忍了一會，就覺週身無力，再想起來也沒有力量啦。此時勝爺也明白過來了，一看道爺在旁呢，這才叫道：「道兄怨小弟有恙在身，不能起牀行禮。」

語畢，向道爺點首示意，又叫道：「奎兒，福兒！你們還不過來謝過你伯父救命之恩？」勝奎等跪在塵埃，俱都給道爺磕頭，小弟兄隨後跪一大片。道爺說道：「三弟，你總這樣周到，貧道有何德能？這是三弟你一世行善的感應，我並不是能掐會算。我與和尚昨天住在平安鎮，一打聽說是距四十里之遙，在那兒住了一夜，今天起早趕路，為的是涼爽。」語畢，道爺落下兩點慈悲淚來。勝爺欲哭無淚，打了兩個唉聲。

銀龍處處精細，方才拔箭的時候，銀龍留神看箭桿，未看明白上面的花樣，此時見勝爺已好，銀龍遂說道：「黃三哥，你將箭放在何處了？」三太說道：「在我恩師割下的衣裳一堆呢。」

銀龍說道：「收過來咱們看看，箭桿上是什麼花樣？我方才見箭桿頭上黃橙橙的，桿上有花樣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取去。」

金頭虎方要在破衣中找箭，勝爺伸左手由破衣中將箭拾起來，暗暗放在身旁了，金頭虎早就看見了，說道：「三大爺，那可不行，您不叫我們看箭，不知道是哪個小子辦的事，我們就糊塗死啦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明兒，賊已遠去，看箭何益？」賈明說道：

「您要不給，我將您搬起來，我們非看看不可。」勝爺叫道：「賈賢弟！你還不將明兒攔阻？仇是可解不可結。」賈七爺遂叫道：「明兒！你還不閃開？叫你三大爺生氣。」勝爺又說道：「我的傷已經無有危險啦，大伙累了一夜半天，還未曾用飯，請大家前院客廳休息休息，用飯吧。二位道兄也沒有齋飯呢，怨過我不能陪座了。」大家這才起身夠奔前院大客廳，談談論論，俱都說道爺的藥真是神丹，勝三爺好心感動天地，所以才遇難呈祥，逢凶化吉。大家吃完了飯，俱都來到後院問安。勝爺說道：「我的傷已經一點危險都沒有了，你們每人問我一句，我就得答半個時辰。你們一夜未曾合眼，各自休息休息吧。連勝奎與三太都不用在我屋中，叫老家人勝忠伺候我就行啦，他年紀長了，精神還好。」大伙不敢違背勝爺之意，俱都退出，回歸前院。老家人勝忠服侍勝爺睡了一覺，老家人給倒過一杯白滾水，勝爺問道：「天至何時？」老家人說道：「二更已過。」勝爺說道：「點上燈籠到前院東西跨院，看賓朋們都休息了沒有？」老義僕忠厚老誠，不付勝爺何意，點上燈籠前去觀看，去了工夫不大，老家人回來，對勝爺說道：「東跨院聾啞仙師、弼昆長老、胡景春等，全都安歇啦。二道院少爺、黃三太他們也都睡啦，老奴推一推門，門也上著呢。前頭院孟二爺、蕭三爺、賈七爺、李四爺等，大伙也都睡啦。」勝爺又說道：「你打著燈籠看看西跨院秦二爺去，將他請來，他要來，你就說我家主人決無狠毒之心，請您有機密大事，您要不去，後悔可就晚了。」老家人答應一聲，打著燈籠夠奔西跨院，一看屋中明亮，老家人咳嗽一聲，在外面問道：「秦二爺還沒睡嗎？」秦義龍在屋中，說道：「還沒睡呢，你請進來吧。」

老家人進到屋中道：「秦二爺，我家主人現在叫我前來請你。」

秦義龍說道：「現在我有點不舒服，因勝三爺受傷，我跟著忙碌了一天，你替我跟勝三哥告假吧。」老義僕道：「我家主人有話，你要此時不去，悔之晚矣。」秦義龍心中暗想：「我將包裹交到帳房啦，跟他們要了三四次，我要練練武術，他們只給我匕首刀，包裹臨走才給呢。我的兵刃現在拿不出來，倘若到了後院，說話不投機，就有是非。」老賊思索至此，遂問道：「老管家，後院還有何人在勝三哥屋中？」老僕說道：「一位也沒有，連勝奎都沒叫在屋中。」飛鏢秦義龍聞聽勝爺屋中沒有別位，他這才放心，叫道：「老管家，你先出去，我小解小解。」老管家遂退出屋去，飛鏢秦義龍打發老僕出去，由牀底下將匕首刀取出來，掖在腰間，這才由屋中出來，同老僕來到後院，進到勝爺屋中。勝爺一見秦義龍，叫道：「秦二弟！我三次未曾傷你的性命，你不知以恩報德，你將我穩住了，暗中打我一袖箭。我現在身帶重傷，大伙都在照顧我的時候，所以未揣拳放箭之人。老者你還能瞞的過聾啞仙師嗎？中輕的你還能瞞過蕭銀龍、楊香五嗎？並且你的袖箭還刻著秦字呢，雖然不甚明顯，誰都看得出來，是用花堆的一個秦字。將我的傷剛治好了，蕭銀龍就要看箭，幸我左手尚能動轉，我將這枝箭放在身底，未敢叫他們看箭。賢弟你快走，你還在這裡住著，豈不是自尋其禍嗎？」又叫道：「老管家！你打開頂箱，給秦二爺取幾十兩銀子盤費。賢弟你星夜逃命去吧！」老賊聞聽，一時良心發現，跪在牀沿下，叫道：「勝三哥！小弟之錯。從今後不與三哥為仇了。」老管家說道：「還給他銀子？我和他拼啦！」勝爺睜目說道：「勝忠！你是義僕，所以我才將你留在屋中，你若是不聽我言，便為不義了。」老義僕聞聽，也不敢言語了，遂由頂箱中取出來三十多兩銀子遞給秦義龍，說道：「給你吧，這是三十多兩，要打兩袖箭就是六十多兩。前面你的小包裹別取去啦，要一取小包裹，就有大禍臨身。」看賊人磕頭站起來，接過銀子要走，勝爺說道：「秦二弟，且慢。你要走，可別走二道院，二道院是你姪勝奎與三太等，前院是蕭三俠他們，東跨院是道爺、和尚等，你可千萬別去。你仍然由你西跨院逃走，由北上房過去向西，打宅院西牆走。夠奔西南有一片樹林，過了樹林子，就算走啦。但明天開飯時，大伙見你不辭而別，必然追你，腳程快的太多，你務必要兼道而行。」

老賊說道：「既蒙勝三哥你恩放小弟，我從此永不與你結仇了。」

勝爺說道：「賢弟，那就在乎你了，你在我家中也住過，道路你也都明白，你要仍然尋仇，我也沒有法子。」

老賊秦義龍含羞帶愧出了勝爺的屋子，夠奔西跨院並未進屋，擰身形縱上北上房，自己心中暗想：「老勝英真是忠厚君子，我以後還能跟他為仇嗎？唉，我們倆人還是走著看，他今年七十多啦，再待十年，他就八十多啦，我不能殺他，將來我將勝奎、黃三太等殺他三個兩個，也可報秦家之仇。」老賊捻著短髯，心中思索著，向四外觀看無人，躡房越脊，直奔西大牆而來。老賊方要縱下牆外，不覺心中突突直跳，自己思索：「何以心中亂跳？莫非說我是懼怕他家中這堆俠劍客嗎？不至於如此呀。」自己叫道：「秦義龍，秦義龍，你提著點兒氣！」

一飄身，落在牆外就地。就見有一個人，以肘按著刀尖，身形影著刀，仰面向牆頭上觀看。一見秦義龍飄身形下來，牆底下這個人站起身形，口中說道：「老賊暗算吾之天倫，用毒藥箭幾乎要了我天倫之命。現有奎少爺在此！」舉刀便刺，老賊忙閃身軀說道：「勝奎不要如此。」勝奎哪聽他的？舉刀一連就是二刀，老賊閃躲，並不還招，復又對勝奎說道：「你天倫四次放我，所以我讓你三刀；如再不識抬舉，老夫將你人頭擄回南七省去。」勝奎說道：「你是下賤之輩，我天倫以你當好朋友看待，這一干俠劍客俱都與你呼兄喚弟，你配嗎？」說著話，舉刀還是刺，秦義龍哈哈冷笑兩聲，背後握刀，與勝奎交手。

二人正在動手之際，由西大牆北面過來一道黑影，大聲喊道：「秦義龍休走！你為何以毒藥袖箭暗算我之老師？」話到人到，加入動手，大戰秦義龍，秦義龍毫不介意，一把樸刀上下翻飛。

忽聽有人喊道：「小毛遂揚香五來了！」也加入大戰秦義龍。秦義龍正在獨戰小弟兄三位之際，就聽西北樹林之內嘩啦啦一響，出來一道黑影：「老賊休走！張茂龍來也！」緊跟著樹林西南又縱出紅旗李煜，兄弟五位圍住秦義龍。義龍一把匕首刀上下翻飛，橫欄豎架，面無懼色。此時又聽樹林子西邊有人叫道：「小子，秦老二！我是你爺爺！樹林子內埋伏下百萬神兵！」話到人到，亮杵縱起來便打：「眾位將他圍住，誰要叫他走了，我跟誰拼命！」六人將老賊團團圍住。老賊心中暗想：「這六個孩子，我是不懼，勝宅高明人甚多，倘若和尚、老道、蕭孟二俠、賈老七等，他們要是出來，那時節我難以脫逃。」思索至此，自己暗道：「三十六招，走為上策。」賈明說：「他要打誰的空子裡走了，誰就是孫子！」老賊心中憤恨賈明，他這一提醒了眾人，眾人更留了神啦。大伙抖擻精神，正在打的難解難分之際，就聽勝宅西大牆北面有人咳嗽，手提紗燈前來，說道：「我三大爺放心不下，叫我前來。」說著話，來至切近，眾人一看，正是賽北觀音蕭銀龍。銀龍叫道：「六位兄長！我勝三大爺放心不下，聽西牆外有喊殺之聲，特遣我前來，不叫眾位阻攔二爺去路。惟有奎哥哥更不當這樣，秦二爺雖然與我三大爺早先有點過節，奎哥哥你這一辦喜事，秦二叔千山萬水的奔了來，這一行人情，有什麼過節都算沒啦。再說傷我三大爺之人，你們怎麼知道必是秦二叔所為？你們這一圍著秦二叔動手，倘若叫我三大爺知道了，怪罪下來，誰能擔得起？豈不聞古語有云：父叫子死，子不敢不死。黃三哥，你在眾人之中歲數居長，你領著他們辦這宗事，叫三大爺知道生氣，倘若金傷復發，你又當如何？」小弟兄六位俱被銀龍喝住，誰也不敢再動手了，惟有金頭虎知道銀龍的這一套，心中暗說：「好小龍，小子，叫大伙來劫殺秦義龍也是你，不叫大伙動手也是你。」

秦義龍用暗器傷勝爺，誰都瞞得過去，也瞞不過蕭銀龍去。

勝爺從傷痕剛見好的時候，心中已經明白，便將眾人遣散，諄諄囑咐，自己在後院大廳養傷，喜歡清靜，誰也不許到後宅問安，擾亂精神。勝爺一方面是囑咐大家，一方面安慰大家，說：「你們大家一夜勞乏，也該歇息歇息了。我的傷好啦，你們大家都累病了，豈不教我難過嗎？」眾人見勝爺說的俱都是實情之話，所以大家都各自吃飯的吃飯，安歇的安歇。蕭銀龍與三太、香五、茂龍、李煜、邱成、勝奎等，這七個人湊在一處，在二道院東廂房吃飯，吃完了飯，坐在一處談天，蕭銀龍說道：「咱們小弟兄之中，老誠幹練，就是黃三哥，黃三哥待人向來以至誠感化，在台灣我與黃三哥別後，回想黃三哥之為人，那份義氣，真叫我寢食難安，今者在一塊好幾年之久，每與三哥談到一塊兒，雖晝以繼夜，令人不倦。」黃三太笑說道：「兄弟你是抬愛哥哥，哥哥有何德能？我之恩師息隱於家門三年之久，將鏢局子的事情委之於我，所以未辦壞了事，都是諸位賢弟竭誠幫助，和老前輩們指導教訓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們倆到一塊兒就咬文弄字。」蕭銀龍又說道：「賈明兄長，凡事你划策甚多，一時難以道盡，你是外樸內慧。」賈明說道：「我會燴豆腐。你有什麼事，你就直說吧，別繞著響罵我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今天三大爺被人暗算，賈五哥你可知是誰所為嗎？」

賈明說道：「我不知是何人所為；我要知道是誰，我早就同他拼了命啦。」銀龍又問道：「三哥你知道嗎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愚兄不知。」蕭銀龍笑嘻嘻的伸出來兩個手指，說道：「眾位，不可三猜兩猜，我一猜就猜著，就是此人。」金頭虎一見銀龍伸出兩個手指頭來，抽冷子一張嘴，照定銀龍二手就咬，銀龍趕緊往回一撤，叫道：「五哥！你怎麼咬我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那兩個手指頭太壞啦，不能留著。」勝奎叫道：「銀龍賢弟，果是何人？你快快說來，賈爺不要玩笑。」銀龍說道：「必是飛賊秦義龍老二所為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咱們亮傢伙，上西跨院尋找老東西去。」站起身形，就摸一字杵。銀龍說道：「五哥且慢，你要唐突就壞了事啦。」勝奎急忙問道：「賢弟何以知秦賊所為？」銀龍說道：「秦義龍與勝三大爺有不共戴天之仇，他是不分賢愚好歹之輩，三大爺欲以恩釋怨，以解兩家之仇，仇不但未解，到了今日，結之益深。勝三大爺累次不傷他，在勝三大爺所為開秦賊自新之路，無奈秦賊倒行逆施，不但有感三大爺之德，反增其無限之怨恨，他明著報不了仇，所以想出這麼一個法子來，明著是行人情，暗著是加害三大爺。你們不見他一進門之時，三哥要他的包裹，他面有難色，比及將包裹拿到帳房，我暗中打開他的包裹，除去銀子之外，俱是兵刃暗器，綠林道所需之物，無一不備。你們想想，他若是真行人情，帶著往返的路費，何必帶些作賊的東西？」銀龍語至此，眾人這才恍然大悟，齊聲說道：「賢弟之言非常有理，咱們應當怎麼辦呢？事不宜遲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三大爺向來是但得容人且容人，夜靜更深必然放他。可有一宗，三大爺臥病在牀，老人家筋骨衰敗，倘若勝三大爺將他招至面前，他再行不測，為之奈何？咱們這七個人候至打更過了，咱們紮綁停當，去後院大廳上面四外埋伏，一來為防意外，二來為保護勝三大爺。倘若勝三大爺真要放老賊逃走，久後必為咱們小弟兄之大害。」黃三太等齊聲說道：「此言甚是，咱們喝杯茶，各帶兵刃暗器，前去防範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小龍，你這是愚弄我呢，我都要困死啦，你為的是熬大鷹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你還是別去，你不去，我們辦的必不能壞了；你要一去，准得亂七八糟。」

金頭虎說道：「我不去可不行，如果勝三大爺要不放秦義龍，咱們倆總得滾滾，白熬鷹我可不乾。」眾人也不理他，當時紮綁停當，帶好兵刃暗器，將屋門關好，由後窗戶出去，熄滅燈燭，仍將後窗戶對好。弟兄們來到後宅大廳，前坡三位，後坡四位，在房上臥伏。天到二更多天，就聽屋中勝爺說道：「老管家，天到什麼時候啦？」老義僕答道：「二更多天啦。」又聽勝爺說道：「你給我倒點白開水喝。」老僕給勝爺倒過一杯白開水去，勝爺說道：「勝忠，你就不用老站著啦，你在一旁歇息歇息吧。」老義僕說道：「只要您的傷痕痊癒，老奴情願站三天三夜，我也不困乏。」勝爺又叫道：「老哥你站著也是伺候我，你坐著也是伺候我。」勝忠一聽勝爺叫老哥哥，愕然說道：「東家你這是何言？怎麼呼老奴為兄？老奴擔待不起，豈不折去小人之壽？」勝爺道：「你是勝家有功之人，不比別人，你年輕之時，跟隨我天南地北，刀槍林中不知受了多少驚險，我以老哥看待，不足為過。我主僕行將老矣，不知此後可得安逸否？你將燈籠點著，看各院都休息了沒有？」老人家遂掌上燈籠到前院，看視一遍，回來報告勝爺：「俱都歇息啦。」

勝爺叫老人家去請秦義龍，房上七位聽到此處，不由的暗暗佩服銀龍有先見之明。比及老人家將秦義龍請到，贈送盤費，告訴秦義龍逃走的道路，七位俱都聽的明明白白，這才躡房越脊，來到西大牆外。蕭銀龍划策：「西大牆外三位，樹林子裡頭三位，一個一個的上，如不是他的敵手，或者拿不著他，然後我再上，見機而作。我叫你們怎麼辦，你們就怎麼辦，若跑了秦義龍，惟我是問。六位埋伏去吧。」正是：挖下壕坑擒虎豹，放下香餌釣金龜。秦義龍方一上大牆的時候，心驚肉跳，那就是一個先兆，這小子有點惡貫滿盈了。弟兄六位圍著老賊群毆時，蕭銀龍打著紅紗燈籠說那一席話，六個人這才後退。

秦義龍一看，蕭銀龍舉著燈籠，衣帽齊整，手中無有兵刃，並不猜疑。蕭銀龍趕奔近前，磕膝點地，叫道：「秦二叔，你老人家看在我勝三大爺面上，多要擔待，你是老前輩，別跟年輕的一般見識。」蕭銀龍和顏悅色，二叔叫的順口流，秦義龍見蕭銀龍如此，將刀還鞘說道：「老夫焉能跟他們一般見識？」

轉身向南要走，蕭銀龍將紗燈慢慢放在就地，犀牛皮軟皮鞘中拔出匕首刀來，此時老賊剛轉身軀，走出去三步來遠，銀龍由背後緊行兩步，一刀奔秦義龍軟肋掣去，出其不意，使的力量也猛，這一刀直刺入老賊腹中八九寸深，老賊吼了一聲，躺在塵埃來回的亂滾。蕭銀龍拔刀向外一縱，縱出七八尺遠，叫道：「眾位弟兄們還不過來，解一解心頭之恨！」黃三太大伙等這才亮兵器，縱將過來，將老賊秦義龍亂刀分屍。金頭虎的一字杵是亂打亂砸，濺得血肉渾身都是，竟將秦義龍砸的如同肉泥一般。金頭虎叫道：「小龍！勝三大爺恩放秦老二，你出的這宗陰主意，嘴裡說好話，腳底下絆子。就是我身上血多，勝三大爺若不依我，你可得承認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大家擔承，勝三大爺也沒有什麼不依的。」將紗燈熄滅，哥兒七個躡房越脊，回奔勝三爺宿室而來。蕭銀龍先進到屋中，問道：「勝三大爺，你老人家傷痕可曾痊癒？」勝三爺方在朦朧之際，一見蕭銀龍到來，說道：「龍兒，我昨天有話，誰也別進來，我好休養休養精神。」蕭銀龍叫道：「勝三大爺，你老人家將秦義龍怎樣啦？」勝三爺唉了一聲說道：「不要提他啦，我將他開發啦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您將他開發啦，我將他也開發走啦。」

勝三爺問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，怎麼又將他開發啦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我將他紮死啦。」勝三爺聞聽，歎口氣道：「他五十多歲的人了，你這是何必呢，又污了咱們的宅院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勝三大爺，並沒在院中紮他，在西大牆外面。我紮死他之後，黃三

太他們大伙，用刀將他剝成了肉泥。你是慈心生禍害，你只顧放他，不想以後我們小弟兄必要受他的害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人非草木，孰能無情？以後做事，必須要以寬大為懷，總要學能容物，那才是大器呢。」又叫道：「銀龍！你將他哥兒幾個也叫進來吧。」銀龍掀簾子，以手招進眾人，勝三爺與眾小弟兄講今比古，教大眾從今後做事，要學得容人且容人。教訓已畢，勝爺說道：「後花園有我一口壽木，有二奶奶一日壽木，人死不結仇，將我那口壽木給秦義龍使用，將他就此深夜成殮起來，存在廟內，鄉親們若有問的，你們大家就說是南七省來的朋友，因得時疫病死在勝宅的。」勝奎將長工、月工俱都喚起，將壽木由花園西大牆打千斤悠到牆外，可惜一口好壽木，成的不是完全壽體，用鐵鋤一下一下的鏟在壽木之內，頂好子蓋，又上好大蓋，叫油漆匠在棺材頭上寫下「飛鏢秦義龍」。

長工、月工手忙腳亂，搭到廟裡寄存起來，就算老賊發喪。這是老賊一輩子的收緣結果，迷人不醒其端，勝三爺放他四次，不知以恩報德，還暗害勝爺，沒害了勝爺，自己只落得碎屍萬段。